

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本是人生的正常途徑。誰說這是不對的呢？但有些事情總是出人意外的。

昨日傍晚，本疏於音信的甲城的叔叔，突然打來了一個長途電話，和母親喃喃咕咕的講了半天，當母親掛上電話，回過頭來朝着我劈頭就是一句：「明天，妳不要出去，叔叔和一個客人要來我們家。」嗯！這就奇怪了，叔叔要來和我出不出去有啥關係。我歪著頭，想一想，不對！問題準出在這位所謂的「客人」身上，本來嘛！女孩子的心何止於細緻，恐怕還是最敏感的了，尤其這幾天，同學紛紛來信告急，不是「說媒」，就是「相親」，風聲相當的緊迫，經過這麼一揣摩，我想事情大概也是八、九離不了十。

今晨從一睜開眼，計劃了好幾次的逃亡，皆被母親識破，只好把已伸出大門的腳，趕緊收了回來。既然無法越雷池一步，望著壁上的鐘，兩針慢慢的會合又分開，指向約定的十點了。好吧！我橫下心，鼓起「氣壯山河」的勇氣，倒也想看看這位聞說是「年青『尾』」，英俊『稍優』」的先生的廬山真面目。

一串鈴響，把我驚得從沙發上跳了起來，母親穿過房間去接電話，喔！原來並不是門鈴，豎耳傾聽他們的對答。什麼！一行早已到達咱們這小鎮……正在跟一個商人洽商……一個鐘頭以後才來，要我們先準備、準備！……真是的！這有什麼需要準備的。想不到這苦刑，還得延長一個鐘頭呢！

半個鐘頭過後，叔叔又來了電話，看着母親拿起聽筒，我緊張得不敢吭氣，好不容易他們講完了，母親吩咐我說：「叔叔自己等一下就來，那位客人因有要事先走了，不能來。」

謝謝老天！我長長的舒了一口氣，窗外的藍天顯得特別的可愛，可是，繼而一想，這位先生可真該死，既約了人，又失了約，徒來一個虎頭老鳳尾，空把一場虛驚與人受，這又是何苦來哉！

來說媒

成吉思汗說：「士卒們，天下有一個最善良的的女人，她就是你們每個人的母親。」的確，我的母親，就是這樣一位賢淑、慈善、熱心公益的醫師、議員兼婦女會長。

自從我們六個小淘氣先後降世以來，不知使母親增添了多少麻煩，然而母親總是毫無保留的、細心的照料我們、撫育我們，使我們的軀體粗壯結實；使我們的學識廣泛充實；我們就好像是培植在溫室裡的嫩苗，經園丁細心的栽培，個個都欣欣向榮。我的母親，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薰陶和醫學教育的栽培，具有深遠的眼光、崇高的理想、廣闊的胸襟。平素教導我們，着重身心的平衡，所以她從來不逼迫我們「死讀書」，因為她也是過來人，知道「死讀書」的後果，無非是「讀死書」甚至於「讀書死」。母親常常鼓勵我們要與大自然多接觸，每逢學校放假，母親往往準備了豐富的野餐，讓我們集體到野外去活動，舒展身心，大家蹦蹦跳跳地盡情的歡樂，母親醫務忙，她的時間幾乎都被病人佔了去，偶而才陪我們去一次。她告訴我們，她在台北第二高女的時代，喜愛運動，特別是加強體能適應的運動，用以增強各部份肌腱，並使其能充分伸展，她曾保持一百公尺賽跑和推鉛球的全校冠軍記錄，一直到她畢業，以她這樣優秀的體格，使她毫無阻礙的完成了醫專教育，甚至於使她勝任了現在濟世活人，不分晝夜的醫療工作和一般的社會服務。的確，母親的精神够充沛，身體够康健，非一般婦女所能比；她所以勉勵我們要常常到郊外去活動，就是這個緣故吧。

母親教導我們是多方面的；每當我們從少年過渡到青年的這個階段，身體上開始有了顯著的變化，於是母親便會個別的指導我們，給我們灌輸青年應有的準備和青年期的生理現象等知識，使我們能順利的進入青年期，也將不致虛度寶貴的青年期。在學業方面，母親對於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等有相當的基礎，她和父親一樣，成了我們共同的「家庭教師」，所以在我們家無需化費去請家庭教師，也毋須讓孩子們去參加惡性補習，我們秉承父母的教導，年長的指導年幼的，以先知覺後知，自然而然的